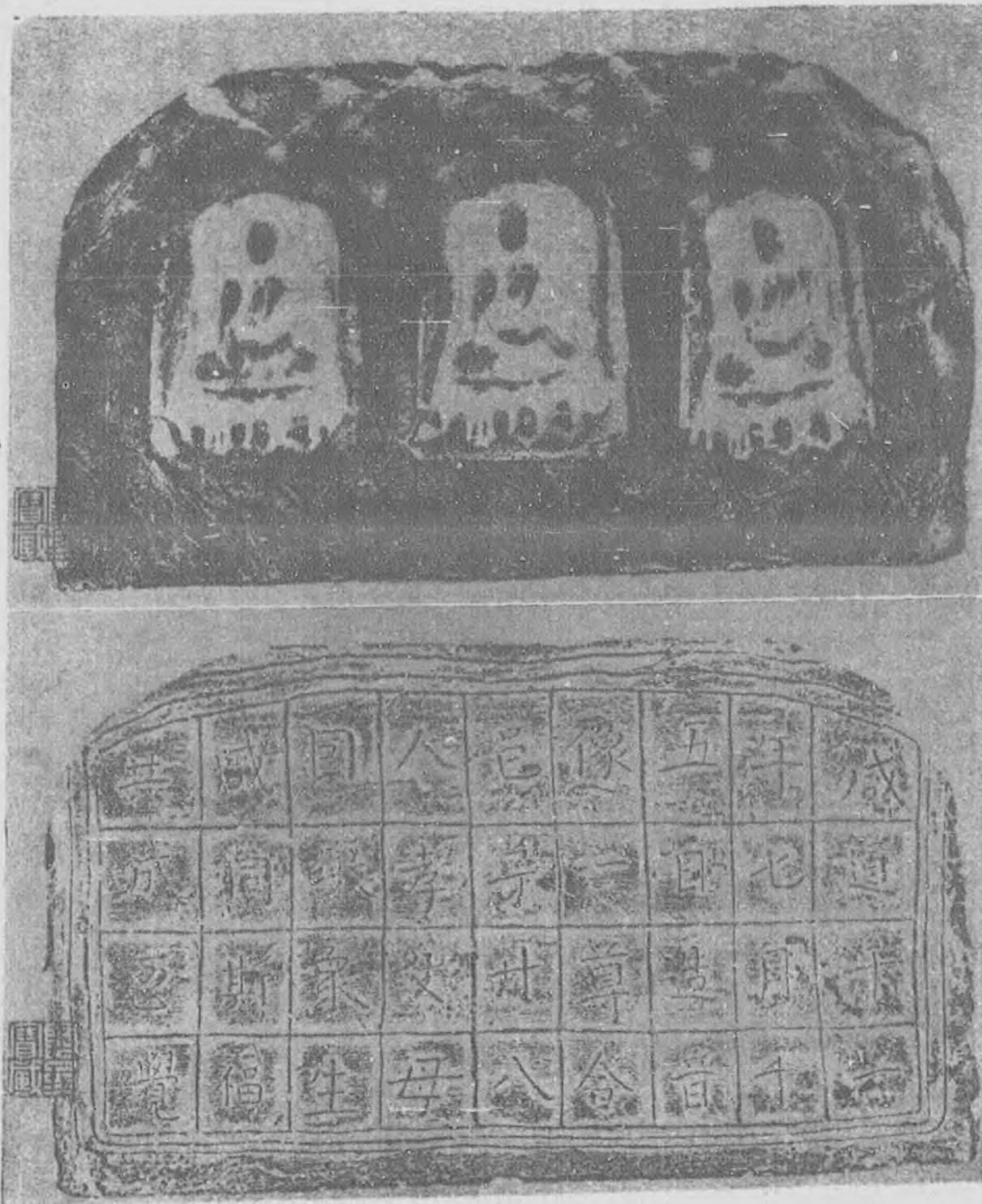


藝林月刊

沈林
增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領有持字第一三號登記證

第 一 百 零 六 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出版

唐善業泥造像

本刊爲提倡美術起見不惜工本以求精美雖志期普徧而贈閱則力不從心迭接各學校圖書館等紛紛函請贈閱茲特訂定凡學校圖書館文化團體以公函訂閱全年者照價八折郵費在外以示特別優待

本刊特白

自一百期起每期改爲二角已訂全年者未滿不加價

浙江興業銀行

本行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創設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
各種儲蓄存款另備紅白禮券
印有詳章如承函索當即寄奉

總行 上海北京路
二百三十號
北平分行 前內公安
街新大路

電話東局 三三三〇
〇〇七一

明珍照相館廣告

本館於北平南新華街土地廟迤南新張攝影精美書畫器尤所
究心如蒙惠顧定價從廉

成都茹古書局廣告

本局開設四川成都學道街刊印書籍採辦中外圖書文具藝林月刊古刻拓本等件如蒙光顧格外克己

香山 萬安公墓管理處啟事

本公墓建設以來不遺餘力成績卓著爲中外人士所稱許

特點... 山靈水秀。風景清雅。名勝環抱。地勢獨優。交通直達。祭掃便利。設備盡善。華北首創。

墓地 京西香山 萬安路南 管理處 西城關才胡同東口內樂全胡同十二號電話西局二二二一

(章程備索)
(附郵即寄)
總經理王明德啟

藝林月刊廣告

本月刊係中國書學研究會所主辦目的純在倡導美術所集材料以具有美術價值爲限選擇精審考訂詳明絕不濫竽充數亦不隨俗徇知旬刊出版二年風行海內外當爲有識者所共鑒改爲月刊係應各界之求便於檢藏起見是以定價從廉每期二角訂閱全年者九折二年者八折半年外每期郵費一分國外照郵章計算補購前刊並無折扣郵票代價九扣核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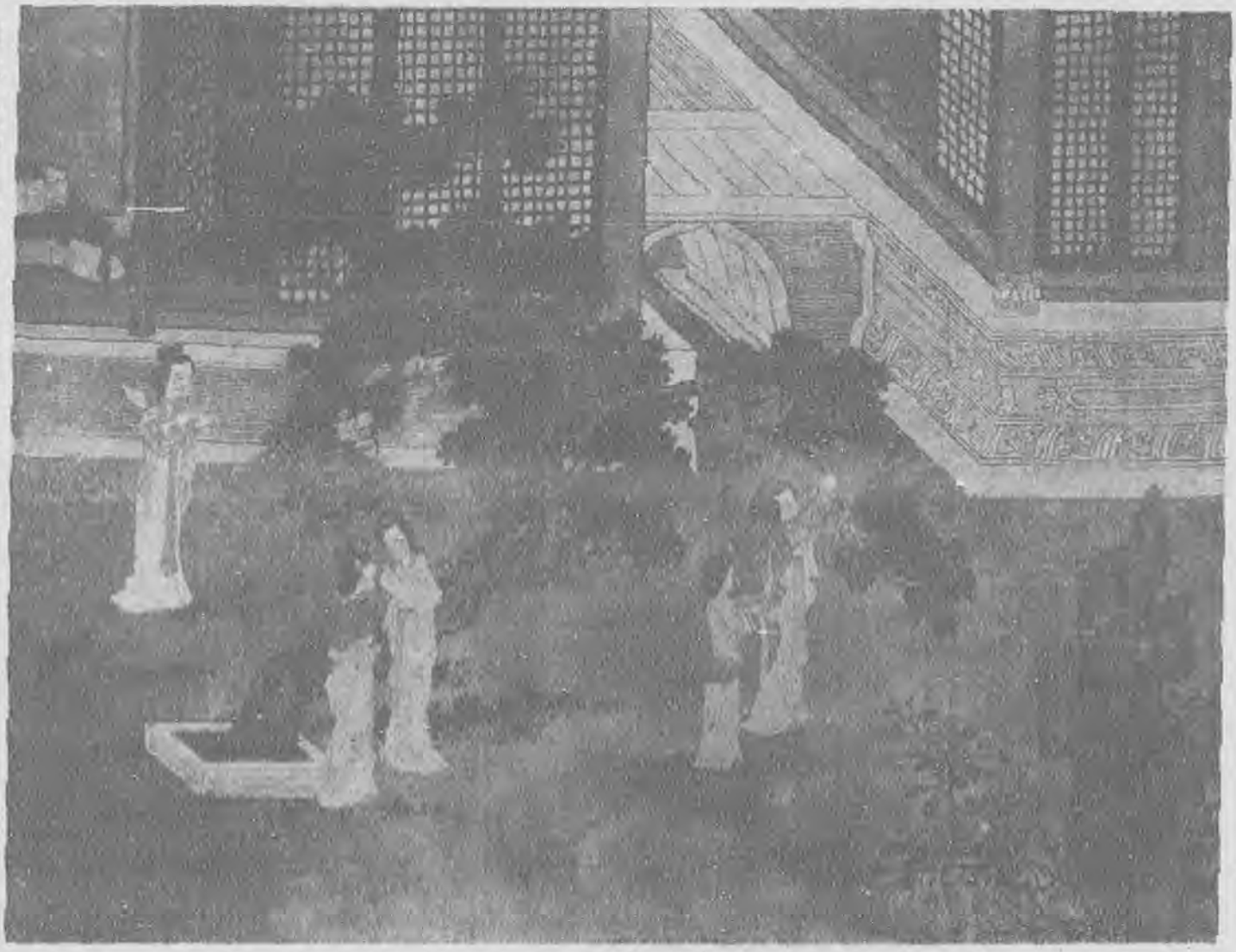
凡有以今古人著作及書畫美術品風景古蹟等照片送交本刊登載者至所歡迎但與本刊目的相符無不盡量採登惟遲早地位不能一定蓋此種定刊與其他不同支配頗費心力也照片或成部著作登畢仍將原件奉還決不污損如須索酬先函聲明以酌送本刊爲限購存藝林旬刊如送合訂無論一二三集每集收工本洋五角

外家紀聞續

太倉汪會武編

多稱善、或以無甲兵難之、一念曰、菴麓台均列侍從、聞信上疏待罪、聖祖優容寬宥、僅以王昭駿
公子倘
能復仇
古
畫
宮
苑
士
女

、吾當助君一臂、謀臣猛將可以立召、公子猶豫未決、一念曰、鄉人苦旱久矣、吾先呼雨以拯之、遂仗劍披髮、喃喃誚呪、不一時大雨傾盆、田野潤澤、公子益信之、過從益密、料量復仇事、一念設壇於寺、日與公子謀、或撒豆成兵隊、或縮地得軍械、公子驚喜、以為可以集事、又慮兵士不能致遠也、乃手書數百通、遣兵分往投送、一日往返數千里、得復書甚衆、皆故舊手筆、既而京師來書、有來人非家僕、且匆遽不及帶物之語、蓋顯菴相國時為刑部侍郎、麓台司農同官京邸、與公子為近支也、公子遂深信一念、不復疑、謀大事益急、徧告各省故舊、於某月某日以流星為號、屬密為戒備、公子儼然欲為帝王矣、一念日披八卦衣、自比諸葛亮、籌畫復明之仇、與公子密為運籌、事為其徒所聞、偶與外人言、遂為州同知商公所覺、商固有膂力、能兩手持百斤銅棍、遂握雙銅棍赴寺覓之不得、後至奎星閣上、見一



絹本小幅，人物甚雅，界畫精好，正不必以鐵題圖文短為重也。

縉本小幅，人物甚雅，界畫精好，正不必以鐵題圖文短為重也。著有司農詩集、麓台公之請獨三吳積遠也、摺上、奉上諭、直省錢糧、三年輪獨一周、舊欠並與裕除、江南以奏銷稍後、建特祠、入鄉賢祠、任縣名宦祠、歷官至戶部左侍郎、奏寬豫省折征之賦、請獨三吳積歲之逋、卒年七十有四、賜全葬予祭、勅

不入獨數、公獨請、得旨允行、不以桑梓引嫌、聞者疑之、麓臺公嘗自言、生平學問、惟任運率真四字、任運則怨尤不作、率真則逆億不生、洊歷清要、譽望日隆、仕宦四十年、不名一錢、典試秦中、多士例以白金為贄、公概卻還、士林稱之、麓臺司農山水、時人稱為大四王之一、康熙朝供奉內廷、尺紙零繅、為世珍寶、其為侍郎時、以盛京僅設五部侍郎、奏請增設吏部漢員、以備體制、下部議、不果行、按盛京五部、章廟初定北京、設昂邦章京一員於盛

京、及駐防官員兵丁明

以為保障、康熙初陪

京人口漸盛、事亦漸

增、因仿明南京之制

、設戶禮兵刑工五部

、侍郎各一員、其官

由京銓選、不設吏部

、至是、麓臺侍郎請

增設之以備體制、格

於吏議而止、司農山

公童時、偶作山水小

幅、黏貼齋壁、祖奉水

常公、見而訝之、曰

、吾何時為此耶、詢知乃大奇、曰、是子業必出吾右、間與講析

六藝之要、古今異同之辨、及乾隆庚戌、南宮獲售、奉常曰、汝

幸成進士、宜專心畫理、以繼我學、於是學益進、而於大癡淺絳

尤為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書卷之氣盎然楮

墨外、虞山王石谷、以清嚴之筆名傾中外、公以高曠之品突過之

、世推大家非虛也、鄉鄰廉州太守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當

讓一頭地、奉常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

、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幾乎、廉州深然之



、司農公以進士擢給諫、改補春坊、聖祖嘉其畫、供奉內廷、鑑定古今名人書畫、晉少司農、充書畫譜總裁、一日、聖祖幸南書房、命公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賜詩有畫圖留與後人看之句、旋鑄石章以賜、惟去後字、摹仿家輒刊畫圖留與後人看之章、譏矣、司農公作畫、必以宣德紙、重豪筆、頂烟墨、曰、三者一不備、不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客有舉王石谷畫為問、公曰、太熟、復舉查二瞻、曰、太生、蓋以

筆墨無多、自深然、秀、好事者往往緘金以俟、平時應詔不違、凡求者、屬、司農公官京師、每歲秋冬之間、予門下客畫、人各一幅、以為製裘之需、

賓客及弟子代筆、公族弟東莊公、代之尤多、而自題其名、大率十有七八、鑒者若徒憑款識、則失矣、司農嘗畫秋山晴爽圖卷、長五尺餘、做大癡法、邱壑止一開一闔、而宏闊無際、神味蕭爽、元氣淋漓、沖融豁宕之致、湛彩睥盞之精、力透紙背、光氣發越、自題略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蓋此卷尤公愜意作也、秋山晴爽、司農為山陰聞克大作也、克大嘗與張浦山言、先君官京師時、與司農望衡而居、情好甚洽、而未有請也、

繪事雕蟲績故妙將入神、靈則通聖也、愷之糊厨、妙
吳江廷朗巴川著畫通靈、如人登仙、桓元竊去也、若夫雲

丹青氣候、四時合序也、徐逸畫鯖、羣獺競來、不與繪龍、祈
雨即應、長康兒隣家之女、針心即痛、僧繇繪寺壁之龍、點睛飛
去、子華之馬、長鳴如索水草、吳生之驢、夜起踏碎用具、庭光
方寫普賢、筆端舍利從空迸落、吁可怪也、思訓游魚、風吹入池

、僅存素紙、摩詰大
石、雷拔入山、竟成
空軸、牽馬訪醫、幹
會設色、留馬渡江、
神以夢求、隨意所匠
、冥會所肖也、歸真
作鶴、雀鶴自遠、師
訓補足、跛者能履、
延昌獅可已疢、不讓
吳生辟邪也、道宏土
神、令人致富、智平
觀音、忽見光相、紫
霧龍宮、翠蓬神闕、
君璧二圖、虹氣貫月

、並寶瑞也、羽材畫龍、呼之即來、子長禽鳥、火中飛出、高激
菊竹、倒坐觀之瘡瘥、張金貓懸室中、真者怒鬪、並天姿高邁、
學力淵深、浸潤繩墨、超躍規矩、精微足以窮幽測深、元妙足以
通神悟靈、若庖丁解牛、若郢匠削堊、若斐旻舞劍、若張旭作草
、藝也而通乎道、聖也而入於神、故能獻異徵奇、端倪莫測也、
彼智短能索、筆滯墨凝、功既虧乎格致、才又乏夫飛動、鳥能興
雷雨於壁間、聞水聲於掩障哉、「贊曰」法備理駭、四聖之亞、龍
既能飛、馬還堪駕、絕艷驚才、通神入化、技至此乎、莫名厥價



、品質」夫名驚破壁、望重貝光、頑艷共賞、朝市爭購、公卿
挾貴以相煎、商賈懷貲而曲誘、疊其威則辭棘投珠、貪其利則
權忻炫玉、規格卑矣、識趣陋焉、然而五石十水、王宰不受促
迫、乘醉大呼、昌嗣且訴強求、吾豈畫師、百折不回、苟非其
人、一介不與、雖云小技、良堪程器也、若延壽受賂、漢宮之
美兒非真、王濛好酒、驢肆之輛車可畫、邈卓不善修飾、國養
衣冠卑鄙、爛瓜生菜、獲金五百、都下院前、增價十倍、窺鄰
女之美艷、作像針心、臨白
鷹而逼真、還人贖本、此畫
人之疵咎、同文士之取累也
、權維畫人、有不堪者八、
有可效者五、獻藝公卿、攀
鱗侯伯、冀長價於龍門、甘
逐臭於馬廐、渺顏色之難觀
、鬱賞鑒以何期、是曰趨勢
、一不堪也、棗筆銅陵、解
衣金穴、竊宵燭之末光、邀
潤屋之微澤、分雁鶩之稻梁
、霑玉翠之餘瀝、是曰媚富
、二不堪也、弱冠王孫、綺
紈公子、招徠戚里、羈入賓
館、聽指揮如驅羊、應叱詫以類狗、是曰人役、三不堪也、張
素蠶塵、炫采鄉壁、尋常行路、屢為寫兒、濁穢工伎、雜處爭
能、是曰筆濫、四不堪也、求善價、較錙銖、村田之樂鬻於市
、長短之繪差其米、贊幣豐則一厨俱付、黃白斬則片羽難尋、
是曰市道、五不堪也、珠非舍利、金不剖環、縱橫方外之筆、
要結富貴之交、干謁王侯、一紙邀錫十資、傾動豪俠、尺幅致施
百萬、是曰壞律、六不堪也、青樓榻管、紅袖調脂、以蘭得名
、寫容寄客、借春風之粉墨、致車馬之盈門、是曰誨淫、七不

周
鏡

堪也、妙妬鷺鳥、讒構紅衣、藝逼己、而募人殺之、伎出來、而陰與鳩之、匪毗薑芥、妨賢害能、是曰險士、八不堪也、士端父子為元帝所使、劉岳入蜀為護軍所迫、立本臨池、為太宗所辱、公私使令、厮役為伍、羞恨流汗、投筆焚研、對同僚而生愧、戒子孫以勿習、一可效也、道子卻金帛、請觀舞劍、鴻辭諫議、願就草堂、聞笛寫竹、絨綺饋而旋裂、芙蓉數紙、銀杯贈而輒焚、細帛良金、願生不願、百金一筆、陳植未予、李成謝四皓之書、衡山斥商人之金、介於石、不終日、二可效也、靈省傲岸、不知

、故愈貧薄、則愈耿介、斷炊而坦腹、卻醜以風驚、安肯蹙秦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斂大鵬之翼、以就戒且之役哉、夫古人以畫自娛、後人以畫悅人、古以養神銷日、倩屬天雲、後以要世取資、心纓垢劣、豈六法有骨、而四體無骨耶、蓋習染之易移、亦廉隅之鮮礪也、故軼埃場之混濁、懷慙素之潔清、窮則結層樓以養氣、達則指廟堂為粉本、知己不逢、抱燼霞而深秘、賞音既遇、索繡素以何嫌、境界幽深、襟期灑落、必不與鷓鼠之徒、驛竝拾驅也、「贊曰」瞻仰高堅、維德之隅、(未完)

清方亭咸山水



方亭咸字吉偶、號邵村、桐城人、順治丁亥進士、官御史、山水學黃子久書有未老風、此紙本墨筆、極蕭灑渾脫之致、神逸品也、

其重編改刻者為大游清、觀法帖本、藝長、見于宋、卮葉、曹士冕法、言德、帖譜系者、續撰、凡十數、家、其本、閣帖增益者、為絳、本、絳之系為東庫、本、為亮子不全本、為新絳本、為北、本、為董良史家藏、本、為武岡刻本、

、仲圭抗簡孤潔、執力不能奪、子忠掉頭弗顧、窮餓弗能移、並志節高邁、放達不羈、三可效也、士信歸幣、雲林不受、宸濠延請、郭詡不往、脅以白刃、趙廣寧斷指、遊於峯泖、守仁自甘寒苦、大節攸關、豈徒肥遯、四可效也、高致絕人、和易近物、販夫求索坦無難色、太守攝圖、義當往役、石田一人而已、五可效也、尊五美、屏八惡、潔清自矢、皎皎有志矣、然往往聲沈跡寂、毀多譽少者、何也、江河騰湧、涓流寸折、位高者、名崇而讖滅、職卑者、才高而詣增

為武岡新刻本、為資州刻本、并載譜系、及宋姜夔絳帖平、願諸本久不可得、明以來通行閣帖、有肅藩本、有潘九亮重翻宋本、有願從義借潘氏宋搨翻本、有無名人重刻銀錠本、(徐士愷刻四卷本、張廷濟清儀閣金石題識云、此本精妙出願刻之上、不何人所刻、非尋常泉肅本可比擬、按丁立誠刻不分卷本、載止六七八九十卷、據云朱朶山藏本、余藏十卷全本、紙料墨色拓工、幾與宋搨)有題下題王著模姓名本(此本亦有肥本

瘦本、見郭尙先芳堅館題跋、余同年陶履謙舍人觀儀藏一本、爲肥本、余藏一本、爲瘦本、要皆非今時所恒見、今所見者、有陝西碑林重刻肅藩本、乾隆時內府重編次宋揚刻本、陝本殊劣、內本絕佳、然偷揚者多、欲求精拓蓋亦難矣、此外各種刻帖、孫承澤問者軒帖考、王澐古今法帖考、臚舉審定、優劣分明、惟皆止於明末、則欲考國朝刻帖之人、舍錢泳履園叢話碑帖一類、無由得其門徑、(吳榮光撰有帖鏡、惜未刻)今試舉各刻最著者論列之、如馮銓快雪堂帖、刻始于明崇禎、而成于國朝順治、馮本涿州人、其初印稱涿州搨、其後石售于閩中、則有閩搨、乾隆時裘文達出使閩中、知之、歸言于朝、適閩督楊景素購得之、列于方物以獻、自是石入大內、則有內搨、(載石韞玉獨學廬稿三稿、沈初西清筆記)世重此帖、以其中快雪力命丙舍玉潤、世將二表、敬和二帖、大令昨遂不奉、柳跋十三行、顏魯公蔡

唐張道昇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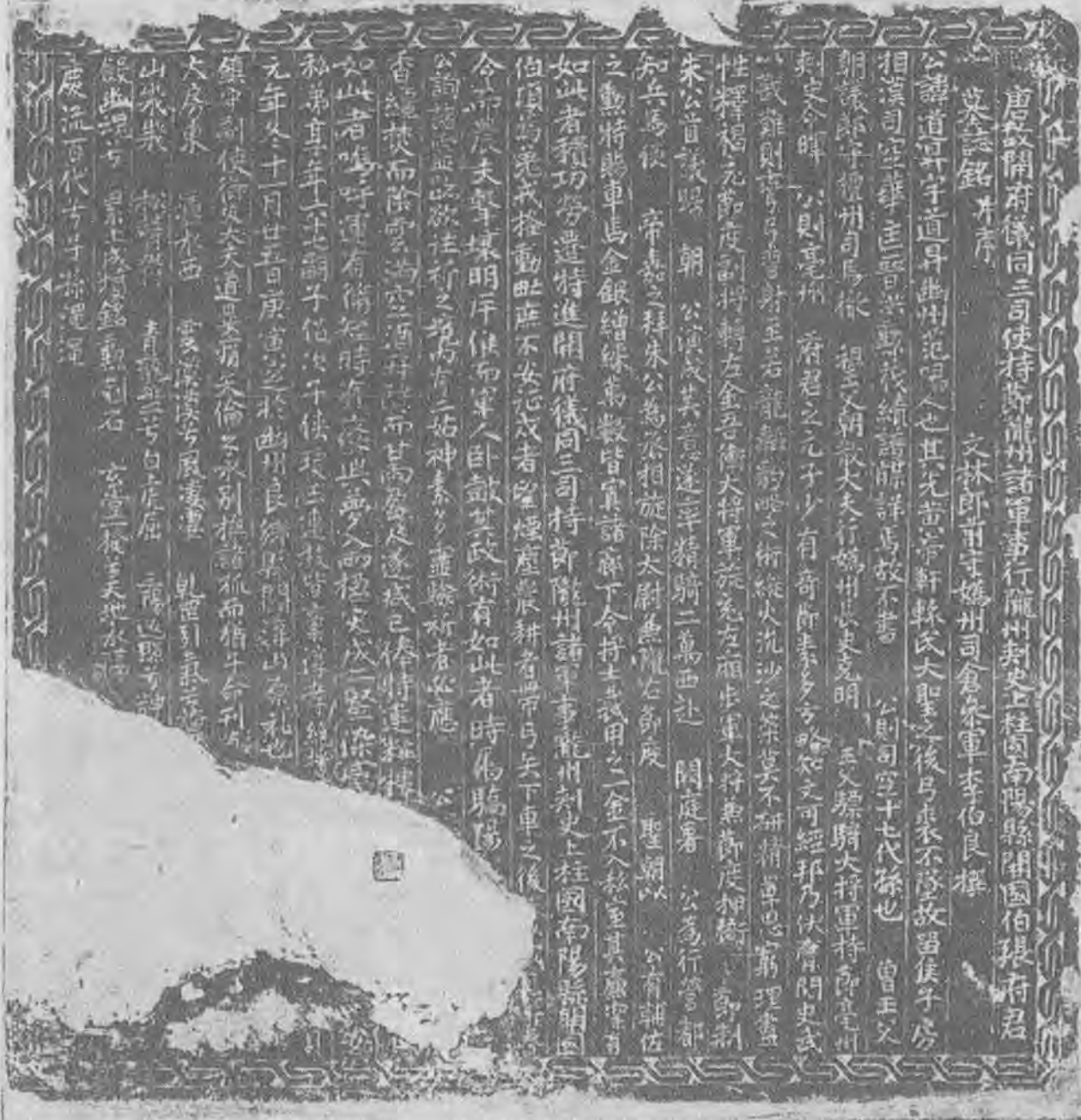
明遠球寒食三帖、能發書家祕傳、而樂毅論尤獨絕也、梁清標秋碧堂帖中、摹顏魯公、蔡君謨、蘇文忠、黃文節、米漫士、趙松雪、諸書、皆有心契、其鑒別之精、過于馮銓、因馮刻快雪

此唐張道昇墓誌、良鄉縣出土、不知何時流入燕市、展轉歸我、按誌、道昇爲黃帝之後、晉張華十七世孫、唐書宰相世系表、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少子吳青陽氏第五子輝、爲弓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氏、周之張仲、漢之張良、晉之張華、其最著也、世居武陽健爲、後漢司空皓生字、官范陽太守、范陽之張、疑其後也、道昇曾祖、祖、父、皆不見於史、道昇爲朱泚親信、唐書朱泚傳、亦無其名、泚之歸朝、由其弟滔戍還、謀奪泚兵、故爲詭說、而道昇從行、因有演成其意之語、其年月史無明文、泚大曆七年被任、居三年求入朝、有詔起第以待、當在大曆十年、或十一年也、傳稱以騎三千入衛、而誌稱道昇率騎二萬西赴闕庭、蓋陳奏與事實容有出入、而藩鎮專兵、多寡任意、朝廷亦莫能稽耳、泚之至京、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

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使、而道昇之署行營都知兵馬使、當出泚命、乃燕兵之率以赴闕者、與朝兵同稱、且加都字、可謂僭妄不知自重者矣、其刺隴州、應在泚爲節度副大使

、猶不免真偽雜陳、梁則陶汰極嚴、在國初無第二手矣、自後會恒德滋蕙堂帖、海昌陳口口渤海藏真、成哲親王詒晉齋、畢沅經訓堂、秦震鈞寄暢園、俱鼎鼎有名、而不及馮梁遠甚、曾刻不據真迹、而多出於鈎摹、雖主人工書、不免露自家本色、即其中寫經一種、以余藏原蹟較之、不獨剪刪無多、形模亦涉板滯、陳氏全刻、失之公側、幾類一人所書、成邸刻平復苦筍二札、神采驚人、當是壓卷之蹟、黃庭謂出信本、不無可疑、蘭亭二本似是雙鈎、雖為孫退谷舊藏、恐非信識、其他各帖、亦甚平平、蓋成邸雖以書名、手眼不出三館、宜其鑒賞、不能有異于人也、畢氏經訓堂帖、全出錢泳一手鈎摹、晉唐真少偽多、宋元又落錢之手腕、其視曾成殆等諸自節矣、余嘗觀有明一代之帖

時、泚之士校有賜、宴饗隆渥、具見泚傳、誌之特賜金銀繒絲萬數、皆置廊下、令將士裁用、不入私室、與史正合、德宗即位、泚改鑲鳳翔、以平涇功、加中書令、進太尉、在建中二年、誌綜合而書、故無先後之別、道昇之卒、因石泚不知其時、滔與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為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示泚、因以張鑑代鎮鳳翔、還泚京師、不朝請、中人監第、是泚既失勢、道昇亦必去官、就長安私第四字觀之、是歿於罷職家居矣、泚嘗有德於涇人、為叛帥姚令言所擁、圖竊神器、以致走死、道昇廉介愛民、如其未歿、或能勸阻、泚之不幸也、子紹俠、誌稱淳孝而不言官、或以泚故、有所忌諱、永貞元年十一月、時朱滔田悅皆死、王武俊息兵待罪、道路無虞、故得歸葬、閩溝無考、銘有大房之東、瀘水之西語、則今之良鄉、適當其地、撰文李伯良無考、書法勁健、篆蓋俗謬、而十二神各執所屬、四角實以花鳥、奇詭可觀、在晚唐誌中、可稱佳品也、



戊寅冬日退翁周肇祥

、雖以文衡山父子書家世學、所刻停雲館帖、遠不如章簡父藻自刻墨池堂各種之精、雖以董文敏鑒別名家、所刻戲鴻堂、竟不如王損庵肯堂鬱岡齋摹勒之善、國朝刻帖無慮數十種、又皆不如康熙內刻懋勤殿法帖、乾隆內刻三希堂法帖之宏博精嚴、誠以石渠

陳列、本法書名蹟山海之歸藏、校刻諸臣、皆具米黃柯董之能、抉擇既精、贗鼎無能混入、豈如諸家私帖、雜湊取多之比也、至于名人赤牘亦法帖之附庸、馮瑜刻明人赤牘四冊、凡三十家、國朝人赤牘六冊、凡六十一家、

(未完)

蜀游雜俎續

退翁

少怪劣矣、少蘭故後、家藏書畫碑帖、不能保、傾箱倒匣、盡以易錢米、展轉入余手隨唐拓片、尙念餘種、皆乾嘉時氈墨、

全邊略記十一卷、師中表神勢圖、另爲一卷、共十二卷、明末兵部職方郎、桐城方潛夫孔炤著、自刻本、有明一代全國邊事梗概、略具此書、而於控馭得失、用人當否、言之最爲切直、三千錢得之潘估者、九十兩卷、頗多評點、亦類明人語、不知誰氏筆也、西藏石刻、不僮唐蕃漢會盟碑、聞之曾赴藏者、道途山石間、亦時見刻字、清藏人不知拓、數百王年宛如新奏刀、孫鐵舟鑄、滇人、隸書甚有山力量、極似翟文泉水而稍蘊蓄



王鑑兩見本、刊此幅紙木做巨然筆、特爲雄秀、

代所稱秘密佛也、峨眉山普賢金殿碑、明傅宅撰、吳士端集褚書、近獲拓本、誠屬佳製、雖刻手稍差、唐宋以後亦僅見也、高麗好大王碑、兀立遼海東、爲關外石刻最古者、昔年力可致、而不致、今日欲致、而力不能致、乃知天下事、眼前不足珍、境過乃可惜耳、古牛馬鈴、長僅寸餘、形如小風鈴、兩面各有六乳、取蕃息之意、或作牛馬二字、或作平安二字、邛州古磁卵青色者、多有暗花、極精、泐水之佳、如玻璃犀牛產滇越、國初物產豐盛、有以其角爲酒盞者、就形勢

雕刻花草、致爲精雅、蜀中流傳尚多、然一杯之價已值萬錢矣、正古劉估、售我一銅虎、色純綠、制簡古、與周虎鐔細極相類、可以

姜行本紀功碑、在哈密北道、近獲殊拓舊本、裝池成幀、與裝岑紀功、劉平國開道記、懸之一室、如在天山道上行、鏡銘行書、向所未見、十一月二十夜市得一鏡、內規神獸四、外規行書二十四字、可辨者二十字、銘曰光流素月、質稟玄清、澄空鑒水、照迥凝清、終古永口口口口靈、書法頗類唐太宗晉祠銘、想亦初唐鑄也、西藏歡喜佛、銅質塗金、一男一女、面目皆極犍猛、赤身踞立、作交媾狀、私處有關捩可活動、手足相擁抱、一手執降魔杵、一手執銀錠、項腰所垂珠絡、顆顆皆人首、其男身或有三面四足多手者、藏人云、此名陰陽佛、紅教所奉、疑即元

爲書鎮、可以爲筆山、王百谷自書詩卷、凡五續、千餘言、三議價而不諧、卒以二萬五千錢歸我、梗之者潘估、成之者亦潘估也、百谷可無憾矣、近日數見董書、皆勾填者、智和尙所藏、書顏魯公送明遠叙、書早朝詩、尹莘吾新得書岳陽樓記、大字長卷、周估一小冊子、無不精妙、非余老眼罕能辨之、審定之難如是、余不服董書、而服此勾填者、海內承平、固多能手也、十三夜市、魚市口一童豎携竹籃、雜貯破銅器、燃膏待售、選得漢八乳神雀鏡、寶相葡萄鏡、準提梵書鏡、銀背海馬蒲萄鏡、唐古忒小鐵章、共花四千五百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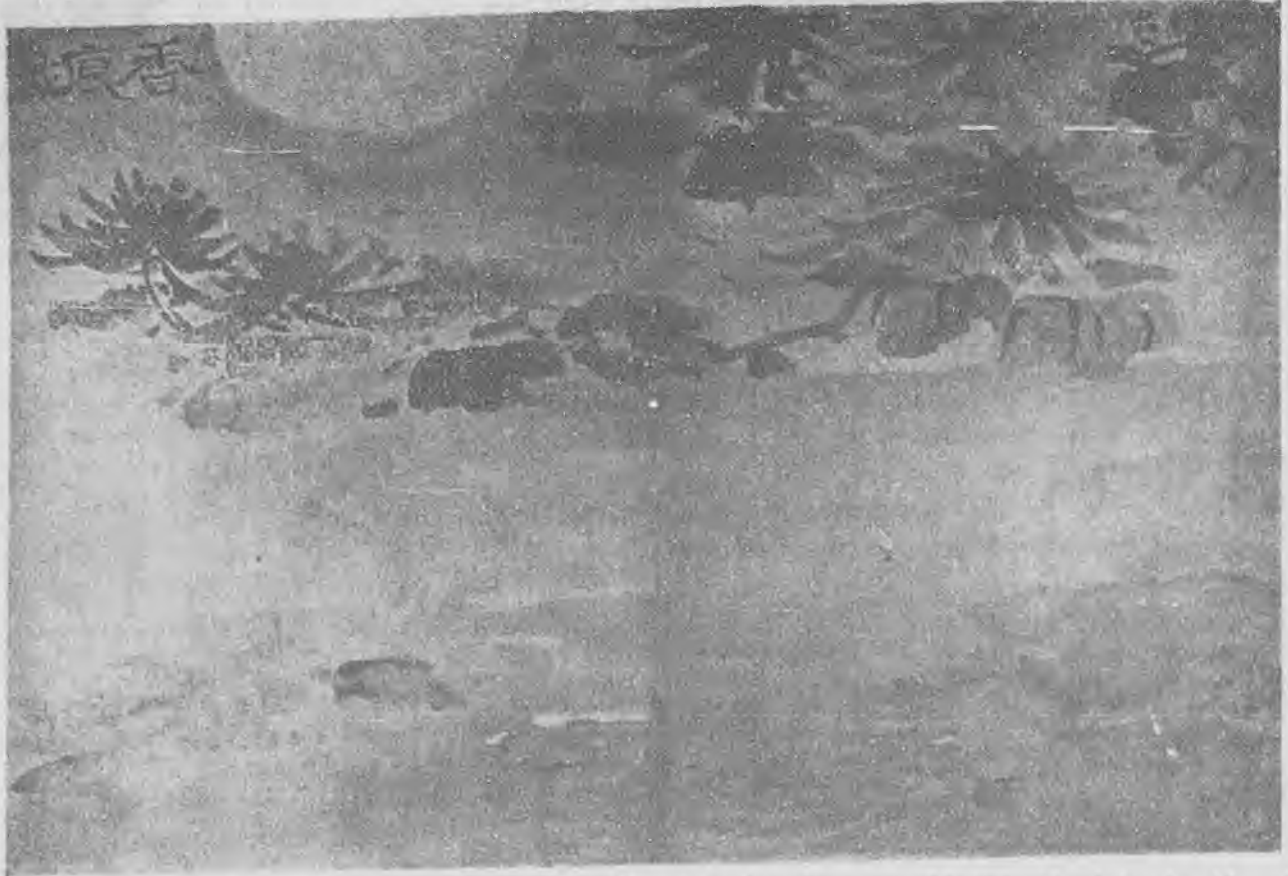
(未完)

廣諧史選續

呼為少翁、子胥輩尤莫逆、暮夜往訪、其徒動以千計、偕行、穹官貴人雖盛怒、見少翁來、改顏接之、携手入房闥、與其妻

擘相得 清高鳳翰畫冊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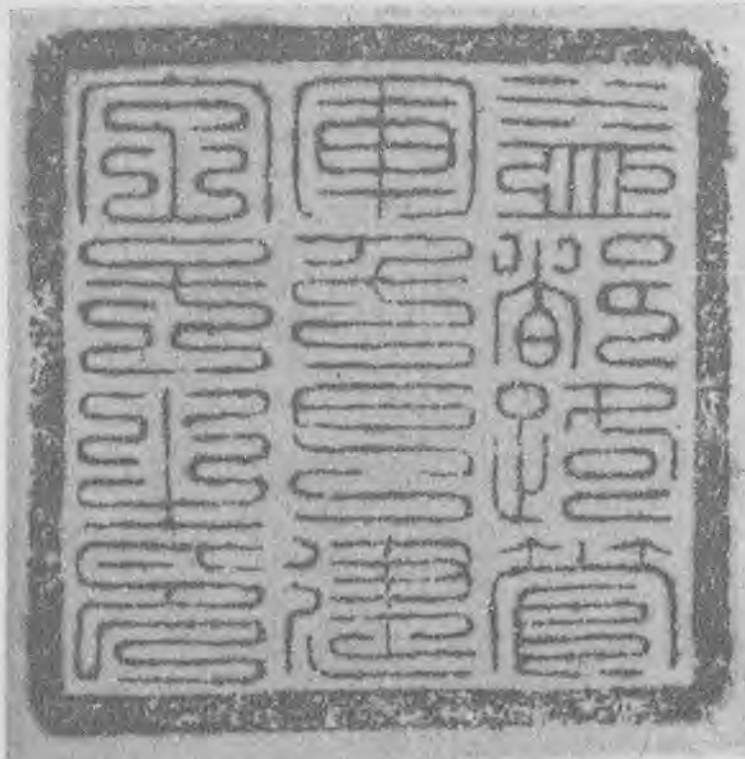
歡甚、人有罪至死、少翁一言即解、或媒進者、必借重少翁乃可、少翁方面大耳、其色驚、與人交、其初似崛強、然性終軟、獨於寒士少恩云、太史



公曰、少翁金姓、以少名何居、其少吳金天氏之裔歟、山居士傳(香山)王義山居士姓占、其先占城國人也、所至其名香、嘗隨海船至五羊、與賈人

交最密、其族黨甚繁、居於泉者如五羊之盛、居高者因姓高、居雷化者皆其支派也、居瓊者尤有聲價、若沉、若檀、若木者、以醫名、人有疾、招致之、善治氣、輒效、與姓董姓丁者、皆其類

元益都路管軍千戶建字號印



印鐵質、直紐、通身嵌銀絲、作雲龍水波之紋、篆文曰、益都路管軍千戶建字號之印、背鑄中統元年十月行中書省造、元史百官志、千戶所屬於諸衛、或大都督府、秩正五品、益都路隸山東東西道宣慰司、唐青州地、金置益都路總管府、元因之設路、領司一、縣六、州八、中統為元世祖第一紀元、宋理宗景定元年也、太祖本紀、八年秋、三道伐金、帝與皇子圖類為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懿、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中統元年、四月戊戌朔、立中書省、而行中書省之分立、亦在中統至元間、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凡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國重事、無不領之、其後嫌於外重、改

為某處行中書省、此未冠地名、自是中統初設之制、前得憲宗乙卯年造、管民總把碩字號印於山東、元初總把有管軍管民之分、其後管軍千戶、即沿是遞改、用兵之際、權宜建置、所設既多、故編號給印、命行軍萬戶、及省差句當公事、其印多以字編號、即其先例、官印鐵鑄、此為初見、而銀絲雲龍水波之嵌造、猶是宋印之遺、行省初頒、精美乃爾、開國之政、不苟如此、宜其奄有東土、威行絕域、武功之盛、凌駕漢唐也、何其偉哉、何其偉哉、周肇祥考定記

居零陵者、非同譜也、居士常遊蓬萊、人仙之、號蓬萊翁、有老儒先生、手執周易一卷、與共讀、好事者於明窗淨几間、列古鼎其上、與陳玄毛穎楮先生輩相友、時召玉川子與瀹茗、好佛老、有清淨道德無爲之名、喜讀老泉木假山記、象其巉巖詭特、嘗介陳後山、見曾南豐爲之加禮、延之上座、然居士無堅守特操、爲人足恭、致書朋儕、必三沐三薰九頓首、然後遣、有設賓筵者、居士與俎豆雜陳於前、賓醉、主人命紅袖奉以進、居士於几席間曲盡其禮、備諸醜態、遇貴介誕日、袖詩詞與俱稱觴、作過雲聲

助蕭

人之

歡、龍

里有

喪、樵

亦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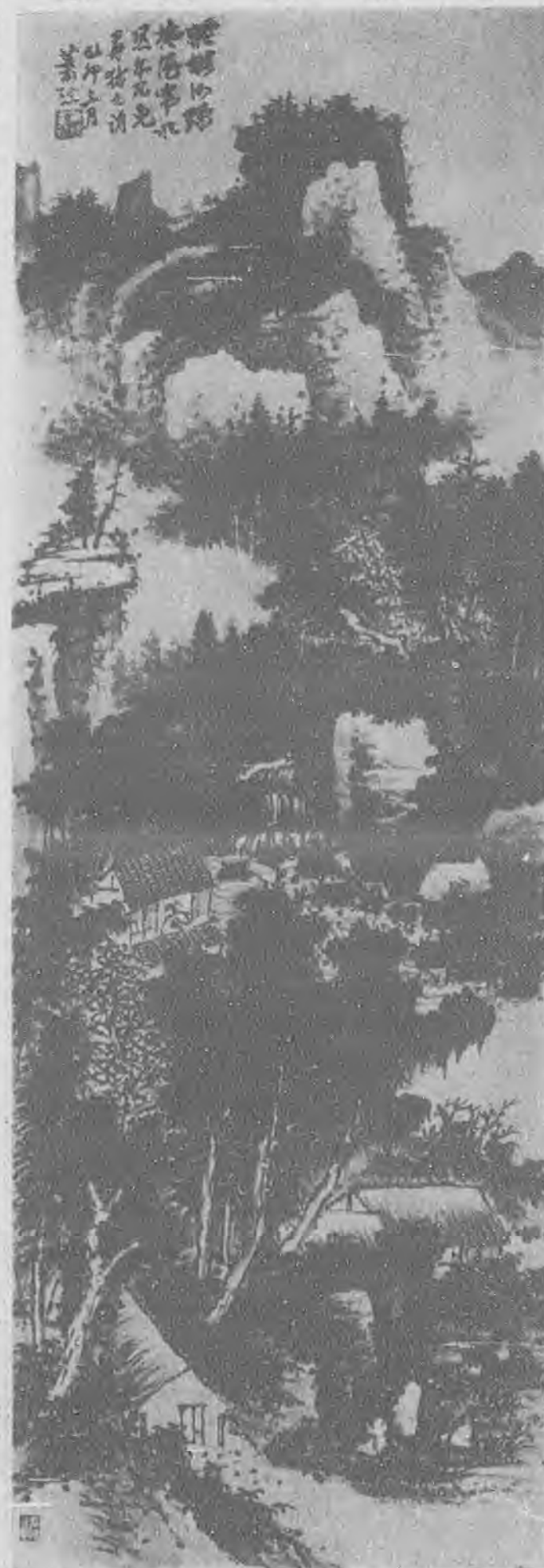
弔、

吉凶

無廢

禮、

水



第十力筆禮、此沈迹雖六著蹀、次色然心成鬱實愛績梅之、展道延之、覽後高閣出罕、共品見、益長也

好圓、向婦人脅肩諂笑、其徒纍纍如貫珠、環繞心胸間、又有軟媚者、喜趨炎、常在入掌握中、雖汗浹不恥、嗚呼、無恥之恥、無耻矣、曾謂居士爲之乎、唐長慶間、有以此自號、又字樂天、姓白、名居易、以詩名者、非此之云、太史公曰、居士與後山遊、師事南豐、惜無堅守特操、又其甚爲富商巨賈所賣、卒至焚其身、惜哉、(甘國老傳)(甘草)集藥名 王義山 甘國老、汾州人也、以草名、見於神農氏本草、名松名遂、兄弟也、與松善、遂所行輒相反、族有二、有居山中者、白如傅粉、多貴重之、有依山而居者、顏如渥丹、人赤其族、性惡濕、喜負暄、有寒疾

不可以風、常擇煖室居焉、初鄧州人、有姓鞠者、與江南陳吉善、國老介以進、得通神長年術、與黃連盧蓋友、而不如其苦口、上黨人胡麻、隋人黃岑、石人秦芄、其徒百餘輩、皆趨附國老、以媒其身、吾儕有遠志者輒惡之、抑之弗使進、能毒人如葛生、亦爲之和解、尤與蜀之黃者五人相得、空竭其心、論事幽肝肺、號六一居士、人無貴賤、有疾以身和藥、有阿魏者、最重穢、國老與之交、亦不卻、一日有貴公子欲招致之、欣然來、及至、以利說公子、公子怒、束縛之、不爲

公子喜曰、吾籠中有人矣、國老素無直節、唯以甘言媚人、投世所好、仕至三公、號國老云、太史公曰、甘位至三公、爵至隆、無薑桂二子之辣、君有過、不能苦諫、人有以利來者、雖賣己不顧、惜哉、(黃華傳)(菊花) 邢良學 黃華字季香、世家雍州、隱於山澤間、生男曰、周盈、曰延年、女曰、節女、皆爲神農氏之學、歲久、苗裔、散處天下、有黃氏、白氏、金錢氏、金樓氏、凡七十餘族、而黃氏最顯、華少時取青、晚節取紫、初爲內黃令、嘗開卷讀易、至黃中通理、粲然笑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矣、至築滿而歸、南遊楚、(未完)

繪事津梁續

梁溪秦祖永著

豈知畫至蒼老、便無機趣矣、全要以渾融、柔逆之氣化之、方能骨格內含、神采外溢、於古人始有入處、須知但求蒼老者、終

在門外也、畫中雲水最難、耕煙翁深得唐宋大家原本、頗可取法、細剔竹畫之最有逸趣、南田石谷漁山三家、均各擅長、然各有一種瀟灑之致、絕不相同、南田以逸勝、石谷以能勝、漁山以神勝、三家均可取法、耕煙翁云、凡設青綠、體要嚴重、氣要輕清、得力

王

雪

壽

榴

鷓鴣堂日記續

叔明譽星周符祥

書其上云、君自畫君畫、我自畫我詩、我眉自能顰、不能效先施、造詣雖不同、各抱千古思、清氣孕肝膈、即

物皆吾師、濯我塵土筆、寫君冰雪姿、娟娟採珠人、蕉萃荒江湄、我欲招之來、貽以雙紫芝、相期宛洛間、耕煙騰青蠟、結佩貞歲寒、此意君倘知、十五日、丁未、晴、素人兄歸、以今年日記示余、古文益精進矣、夜與素人季說談、各出別後工夫、見解得際處

花

鸚

鵠

者當細心參之、青綠設色、貴有逸氣方不板滯、石谷青綠色色到家、頗盡其妙、真從靜悟得來、可以師法、惟逸韻不足、終不免為識者所議耳、淡設



散、望郡東諸山、清潤可擷、遙林曠坂、蕭寥無人、素人因論人早起得清氣多、每少病、此語殊有理、歸舍、季說歸寢、余復與素人談、每至佳處、輒恨平子不在側、無與賞也、十八日、庚戌、晴、送菁林解纜、時已四鼓、坐棲香室、淪茗清話、月影正中、四窗如畫、流連不忍即寐、令芬問善惡報施、有驗有不驗、嘗見有人為善不報、反致困厄、往往激而為惡、此人如無善根、不應好善、如有善根、何以好善之心不堅、其說安在、予曰、此人心中心中只有報施、並無善惡、其為善也、只是歡動于報施耳、譬如秀才窮經、意在科第、商賈販貴賣賤、牟

色亦要用筆法、與皴染一般、方能顯筆墨之妙處、如隨意塗染、漫無法紀、必至紅綠火氣、可憎可厭、麓臺云、墨不礙色、色不礙墨、乃能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真極設色之妙者也、學者當時時參之、畫人小景頗有風趣、柳汀竹嶼、茅舍漁舟、種種景色、真有引人入勝之妙、北宋趙大年最為擅長、前人皆宗法之、當代、惟耕煙翁頗盡其妙、惜晚年筆鋒拙禿、便無逸趣、學者師其意、慎勿襲其迹、舟車器皿、及一切雜作、耕煙散人最為精妙、可以師法、畫後染遠山、最非易事、昔人有先用朽筆朽定、然後落墨、亦慎重之意也、大要審機取勢、

(未完)

利而已、規其為善之心、與殺人攫財之心、更無分別、以自家有限之善、責上天無窮之報、是猶富人放債、倍息取償、其初心原不是、

陳鑾字谷係號航桂林人山水花卉皆工

別歸賞邨、今日湖青電湖道湖雙疊礮諸邨、皆南湖最勝處、山水平遠秀潤、一改雄傑之氣、明媚若美人、偃蹇如高士、一邱一壑、

紆財清仗義也、陳、殆至鑠、要挾山、不遂、激水



一邨一壑、無不幽勝、晉賢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而成惡、固自必然之勢矣、此人于善並不會好、何有善根乎、為善最樂、樂字最有味、舉天下聲色貨利富貴壽考、無有樂于此者、更何降祥降殃之說、能動其方寸耶、有所為而為、與無所為而為、非特境詣不同、要知兩人心上苦樂、亦相去萬里、二十日、壬子、晴、放舟往柯山、遍遊七星巖諸勝、諸人中惟予與尊客已屢至、素人雪甌皆初涉、搜奇剔幽、遊興甚勇、地主沈生、設茶款客、讀尊客題壁詩、咸嘆其工、憇息半時許、放舟至寓山、

、非身至其地、固不知此語之工也、五月二十五日、丙戌、小暑、晴、申刻北風甚大、遂雨、有雷、傍晚霽、同寄公季脫出門看荷花、行田埂上、雨後泥濘、失足落水田中、雙踝皆沒、不覺自笑、從種花人周姓、乞花三枝、蓮蓬一枝、歸洗足早睡、鄉人種藕、以不花為豐年、蓋藕力盡洩於花、花愈多則藕愈瘦、今田中彌望如雪、為我曹吟賞、計甚得矣、鄉人得無怨乎、種藕之家、藕為上利、葉次之、蓮子則不賣、賣亦不得

青蓮午飲、風日甚炎、楊、就丈室後徑、竹深處納涼、擬一遊舟、滄、山九峯寺、恐日暮、長、墨、年又憚于操、舟、乃改議、竹



秀價也、凡田上勁腴者、可兩年迅種藕、下此可利一年、多則土大瘠、而收不豐有、但可種荸薺明耳、立田坂上人、看雲甚奇、格素人因言、夏

往柯亭、漁養以事先歸、四君與予回棹、過修塘禪院、令寺僧導遊柯亭、亭枕官河、予輩終歲往來其下、未嘗一登也、亭屋可三楹、狹直如土衢、更無曲折處、殊不耐之、遽行至中梅、與諸君

為天地極絢爛之境、冬為天地極枯淡之境、東坡謂文章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殆天地自然之理、不可勉強也、六月初一日、壬辰、晴、趁曉涼出門、草露未歇、荷風自香、(未完)

擬畫古人草堂之竹

米元章

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
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
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硯汚
矣，不可用，為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硯呈了瞻
、子瞻故唾之，因以為遺「眠石」僧放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
、其麓受水、可磨
、米後得之、抱之
眠、三日、屬子瞻
為之銘、「放筆兩
拜」元章為人親舊
書、有密於隙隙、
窺其寫至芾再拜、
即放筆於案、整襟
端下兩拜、「河豚
贖本」楊次翁守丹
陽、元章過郡、留
數日而去、元章好
摹易他人書畫、次
翁作羹以飯之、曰
、今日為君作河豚
、其實他魚、元章
遂疑而不食、次翁
笑曰、公可無疑、此贖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
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
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黃實師遺小龍團」黃實師自言、為
燬運使時、大暑、治清淮樓、見宋衣犢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
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遺之、趁其滌硯未畢也、
「段拂」芾嘗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
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瀑布」元章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

清華品畫冊之



詩、古今養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其後自題云、蘇
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絕倒、「遷坐」宋室華原郡
王仲御家、多聲妓、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元章、使數卒、蠡
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
坐於衆賓之間、「相石」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皺、
曰透「甘露哥哥」漫士詩云
、飯白雲齋子、茶甘露有兒
、人問露兒故實、乃曰、只
是甘露哥哥耳、「親穴」米
好奇怪、當平世、葬其親潤
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詔
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
墨王」元章藏晉真蹟、稱曰
墨王、無日不亞於几上、手
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
笈寘枕傍、「提筆」陳寺丞
伯修子也、嘗於枕屏效元章
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
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
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
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
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

、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舖展贊
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
、因請其法、元章曰、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
當自熟矣、「與子瞻易書」元祐末、元章知雍丘、子瞻自揚州
召還、乃具飯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張
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
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

、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舖展贊
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
、因請其法、元章曰、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
當自熟矣、「與子瞻易書」元祐末、元章知雍丘、子瞻自揚州
召還、乃具飯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張
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
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

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臨榻」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榻、臨竟、併以臨書真書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讚之云、畫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蘇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捉書去人丈餘」子瞻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偽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年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親看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序、元章笑、遂出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而後知平日所出、皆苟以吳

適衆目而已、
「分類字光」元章帖十
二冊、
各以其



第知也、
十天留米老
六庵「米元
次章至鎮江
成、常在甘
續、常在甘
展露寺、榜
覽其所曰、
出米老庵、
品一日甘露

類為冊、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 是韓侂胄家故物、中間韓魏公家園池詩、各有闕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凡如此者五十六冊、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兩樣、「追思筆法一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元章見而愛之、崇寧間、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元章從長源求此帖、長源斬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斬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斬之曰、細想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元章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

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畫松」李驥元俊家藏元章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鍼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此製、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於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見亂、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芾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遊穎昌園湖之上也、「知公不盡」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外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庵賦、琅然一誦、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揚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

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淨名齋」元章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字製名、來者莫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為之記、「登金山」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簾落湖、「天開海岳」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海嶽四字、在海岳庵、庵亦元章建、在山之肉麓、後燬、乃建於城東利涉門內、「鹿門居士」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芾印、「長壽庵」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肉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竹簡」竹簡之法、絕而不傳、元章得古簡、以竹聿行漆、如法更制、(未完)

金粟箋說續
海鹽張燕昌芭堂著

與金粟無異、鈐印有二、一曰、法喜轉輪藏經、

一曰、法喜轉輪藏經、作兩行、陸貫夫曰、法喜

轉輪藏經、亦有圓印者、案吾邑藏經、有金粟法

喜兩種、今寺中散佚殆盡、收藏家間得尺幅、亦頗

寶貴、其經文向來不甚重、今并經文亦難得矣、滋

蕙堂帖、刻有大般若殘本、係金粟山廣惠禪院、大

藏地一十七紙、題為唐人書者、恐誤、又案金粟法

喜造紙、大小相同、度以宋三司布帛尺、高一尺七

寸有奇、長三尺三寸、質料用藕紙、兼硬黃法也、

曾恆德滋蕙堂法帖、題跋唐人書般若波羅蜜多經

、余子毓光、于厥肆廢紙中、得唐人疏經真蹟、割

裂廢殘者十有餘片、內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十三、標題款識完

好、餘則每行存五六字、或二三字不等、剪續成帙、得四百八十

七字、顆顆明珠、行行朗玉、具多寶之莊嚴、發靈飛之冥幻、于唐賢中、當與顏清臣鍾可大伯仲、飄零千載、出塵灰間、加拂拭而珍秘之、且為勸貞珉以傳不朽、物之遇合有時、大率如此、

藏經箋、有楷書長方朱印作兩行曰、法喜轉輪大藏、案法喜寺藏經、流傳絕少、惟背紙曾見幾番、光潔如玉

(按曾氏所謂唐人書蓋沿樂郊私語之誤)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大藏經、十一幅、高八寸五分、有圓印鈐縫、又興國福壽院印、海寧周松鬪春、藏元揭淳化閣帖、題籤皆宋藏經箋上



宋畫院畫手法... 此則... 畫院... 畫手... 畫院... 畫手...

朱力田山水 朱、文曰、興國福業院轉輪大藏經、十字中有梵書、案柞溪藏藏經數幅、上有朱印 二家所藏皆圓印、楷書兩梵字、結體稍異、又福壽與福業不同、吳槎客篤云、宋時凡經典碑幢等、往往于寺院上加興國、安國、護國、報國、諸字、實非寺院名也、此福業院、蓋即今海鹽之南觀音院、中有藏經閣、稱自明代、王沂陽作記、謂院舊無藏經、有之、自明始、豈未之深攷邪、孫松亭師錫、偕朱叔巖過侶鶴軒、出示大般若經數幅、末署大宋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十五日、起首募緣寫造、當寺校勘沙門賜紫了乘、正背俱有鈐印、文曰、秀州精嚴

寺淨土院大藏經紙、較金粟法喜略短、色澤光瑩相同也、案精嚴藏經、每紙高一尺五寸、長一尺六寸、廿八行、十七字、間有十八字、吾以方云、余所藏大般若經、每紙三十行、行十七字、又音疏一卷、每紙廿四五六行不等、行十四字、注皆雙行、朱絲闌邊、高低蠲細、咸歸一律、非止書法如出一手

也、吳槎客贈余藏經套、合紙四層爲之、紙色與金粟牋同、面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八、凡十字、是墨印、下有秀州智覺大藏小印、亦墨印、又槎客自藏數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八、亦有秀州智覺大藏墨印、又有金粟山藏經紙印、聞陳條初藏印本藏經、亦有智覺大藏印、案藏經用印、有朱墨二種、朱印用于造紙時、如金粟山秀州精嚴寺諸印、當時設局營造、專爲寫經、故每幅鈐記、至勾

清

楊

天

壁

山

水

當及捨墨二印、又秀州智覺大藏印、乃寫經成後記也、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句容崇明寺有斗書藏經、年久散落人間、楮素完好、展之墨色映人眼睫、信毘陵法寶也、相傳寺僧欲延請名流書經滿藏、忽有全真七人至寺、俱渥顏飄鬢、風度冲



楊天璧字繡亭、上元諸生、工書畫、山水花卉、蒼秀有致、

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必倩人、主僧允之、扇閉一室、至明啓扉、閱無其人、止有七鴿冲霄而去、刻藤貝葉、繕寫無遺、鋒穎端莊、如出一手、始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之、余舞象之年聞其說而異之、留意採訪、後先凡得二卷、皆朱絲界行、紙瑩如玉、書體類眉山、其一爲大雲經、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錢塘張暉書、其一爲法輪經、元祐五年、庚午七月、崑山潘澤書、想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姓名歲月班班可考、何乃神其說、而謂

北斗降靈之迹乎、余于杭城蓮居、觀白色藏經二卷、其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二、江寧府句容縣崇明寺大藏、巨一十八紙、末署大宋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寫造、姑蘇李訥書、劉懌比證、徒弟、僧法隆法典景初守象、勾當寫造僧守明、閣主、僧永真、都勸緣、與教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清濟、當縣郭下延賓里、坊製置里、(開福謹案此四字疑有誤)奉佛弟子江舜臣謹捨、其一、說一切有部品類足論、卷第十一、江寧府句容縣崇明寺大藏、投一十三紙、末署大宋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寫造、姑蘇陸云松書、揚州僧子修校證、徒弟、僧法隆法典景初守象、勾當寫造僧守明、閣主鄉廬江村崇德里、奉佛弟子凌守宗謹捨、按二本皆摺版、經面木板、一中題大般若經、卷第五百二、巨、句容崇明大藏、又旁書捨入釋迦佛藏內七字、墨淋漓、氣勢酣暢、蓋亦宋人書也、一中題阿毘達摩品類足論、卷第十四、投、句容崇明大藏、雙行與大般若經同、又卷首左下、二卷皆有句容經藏禪寺斗書毘盧法寶十二字長方印、殆即所謂北斗降靈者與、(未完)

| 面積 | 一期 | 三期 | 六期 | 十二期 |
|------|-----|-----|-----|------|
| 全面 | 十二元 | 三十元 | 五十元 | 八十五元 |
| 半面 | 七元 | 十七元 | 三十元 | 五十元 |
| 四分之一 | 四元 | 十元 | 十七元 | 三十元 |

封內及底外均作為特別地位照表加倍收費

後魏太武帝東巡御射第二碑拓本

河北某縣山中出土允稱瓊寶藏者不輕示人此次襄纒設法拓得二十本同人分配尙餘數份寄存本刊發行所代售每份實價洋三元外埠加郵寄掛號等費一角八分附有排印周養庵先生跋尾以供參考

秦仲文山水潤格

堂幅 八尺五十六元 六尺四十元 五尺二十八元 四尺十元
 屏條 六元 三尺十二元 以下八元
 八尺二十八元 六尺二十元 五尺十六元 四尺十元
 三尺八元 炕屏同 冊頁手卷每尺見方四元

清順治御書敬佛二大字拓本

石在西山某寺歛署癡道人為慧樞和尚書順治法名行癡慧樞名行地其師兄也本刊發行所代售精拓每份一元八角外埠加郵寄掛號等費一角八分

三版第一集 第一至三十期 合訂本 現已售罄
 二版第二集 第三十一至第六十期 合訂本 市外均加郵費一角五分
 第三集 第六十一至七十二期 合訂本 現價二元

每月一册 定價二角

主辦者 中國畫學研究會

發行者 藝林月刊發行所

印刷者 和記印書館

代售處 北平琉璃廠 榮齋 寶齋 倫池齋 崇文齋 豹文齋 東安市場 五洲書局

各省代售處 杭州 太平坊 王星記扇莊 天津 法界老西開三懷里三號李清海 漢口 寶華街 滄輝閣 漢口 交通路 榮齋 上海 河南路 榮齋 濟南 延齡巷 榮齋 青島 西門大街路南東方書社 廣州 永漢北路聖賢里林記書莊

版權所有 不准複製

各省代售處 未多過處 備能載

許翔皆 山水潤例

中堂 四尺二十元 六尺三十六元
五尺三十元 八尺八十四元

條幅 二尺八元 四尺十六元 六尺二十四元
三尺十二元 五尺二十元 八尺三十二元

扇面 山水五元 花鳥四元 特大加倍

冊頁 每尺四元

手卷 每尺四元 過長另議

工細加倍 點景加半 仿古加半

潤資先惠約期取件

收件處 各大南紙店

東四八條百一十五號本寓

湛華館畫馬潤格

己巳年冬重訂 琉璃廠各南紙書畫店代收

堂幅 六尺八十六元 五尺六十四元 四尺五十二元 三尺三十六元 二尺二十八元

橫幅 同上 每件畫馬二三匹過三匹加半至八匹加倍再多另議 手卷每方尺十元 視尺數多寡酌畫冊

頁每開十二元 以一尺計過三匹扇面每件十四元 過尺扇面加倍每冊加每件畫馬二匹 件畫馬二三匹

點品他獸另議 劣絹限期均不應畫 潤資先惠 隨封加一

蔡寒瓊 談月色 伉儷書畫

篆刻潤例

照前例減價四折

寒瓊隸書屏聯二元 扇面一元

畫石每方尺一元 扇面一元 山水加倍

月色瘦金書屏聯三元 扇面二元 寫梅同

寫梅每方尺一元 篆刻石印每字一元

北京頭髮胡同藝林月刊社發行所

筆金先惠。南京鼓樓二條巷二十二號之一本宅

李智超 山水潤格

堂幅 六尺伍拾元 五尺肆拾元

四尺廿捌元 三尺拾捌元

二尺拾貳元 五尺廿伍元

六尺肆拾元 三尺拾貳元

四尺貳拾元 橫幅同

二尺捌元 不足尺者以足尺計

每方尺伍元

每方尺伍元

每面伍元

點景另議

青綠加半倍

通訊處 府右街北頭六號